昨非庵日纂

非非菴日纂口德卷之十二

攻隱慝造斐謡舌底逞龍泉須防鬼蜮詆潛修揚中霏腹間藏蜂蠆自取數窮彼一語與戎舃如片言挾纖吾輩當渾默精深勿徒效仰天之唾也纂口德第十二

非非菴居士鄭瑄識

孔子觀周見太廟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因銘其背曰古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

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熖熖不滅炎炎若何消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勿謂何傷禍之門也

嚴君平買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弟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士大夫不可不味此意也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温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旣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

凡人於小人欺巳處必明以破之韓魏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言也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

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所謂多言數窮者非耶

語人之短不曰直言人之惡不曰義

元城先生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是以君子貴謹言

浮論難憑聖賢多謗試問釋迦於移山之門佛云乎哉叩宣尼於伐木之夫何聖之有

善謔浪好詼諧吐語傷於過綺取快佐噱亦無
大害揚隱微談中冓爲德毋乃太凉積怨消
禍吾黨戒之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
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
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頤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
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

言

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揆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害臨刑呼弼謂之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

司馬徽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害人乃括囊不談有以人物問徽者不辯高下每

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谷君意乎徵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遜如此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諢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所能也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養于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去

位問得報耶賔曰傳聞耳曰道卿乃某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寔無過衆賔皆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也

聞暖語如挾纊聞冷語如飲氷聞重語如負山聞危語如壓卵聞温語如佩玉聞益語如贈金口耳之際倍爲親切

何遠言不虗妄蓋其天性每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祝期生為人儇薄見智愚貧富皆輕侮之評品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須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五七次痛苦難言舌枯而死此等人孰不畏其口者亦豈不豪傑自命而無識小人孰不從而和者然而影射誣人不少矣祝舌猶存當任他快而已道士章齊一好嘲誚人後亦嚼舌而死

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惱

傳獻簡公曰以帷箔之罪加人家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惡名至使君臣父子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朱子曰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

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即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仍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況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

王貞先生云凡人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也故譜人翩翩畜

夫喋喋非有實禍則有奇辭有好談閒門者吾曹當引避之況據無影之事形於奏牘之間褻至尊辱士類此小非佑乃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一月三易腸惟恐不及況可褰裳躡之哉

楊天年弱冠與劉翰林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巳皤然楊每論事侮之曰二老翁以為如何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

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厭後楊不及五句卒求爲老翁不可得也

或問人於議論多直無含容是氣不平否程子曰亦是量狹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徐司空名陟文貞公弟也初宦都下南歸張江陵爲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別各上馬去而陟醉甚追至江陵聯騎而行以扇叩

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存張大衙之王元美公爲郎時適有客席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待良苦已入問何故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笑云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大笑而亦有爲公咋指者顧小川爲徐文貞壻謁見太守方公適有坐客問此君何人方云當朝宰相爲岳丈三事皆用蔡伯喈調謔一時機鋒到自難禁

未免貽輕詆之譏

一時敎人以口百世敎人以書

劉貢父滑稽善謔酷甚矛刃而貌得惡疾景王亮結社相嘲號借嘴鬭而舉社虀粉故知口業之報人非因多鬼責尤重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

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

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怒時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怨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

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眞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教家要畧曰今人一冊抵觸忿謗蝟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謂人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哉

發畫影豈可孝潔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萬一有之耳可徐聞口不可得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恥由是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喪者多矣可不戒哉

劉穆之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囑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

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
金柈貯檳榔一斛遺之
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
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
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
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惡則去
之流落凡十六年
孔光事成帝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

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乞之過以訐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

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

後唐莊宗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寒微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淸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

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仁宗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薄不明事范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疾則不言宰相陳執中有嬖妾殺婢御史奏逐去之鎮言陰陽不和財匱民困執中當任其咎今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欲擬

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識者
譏之
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風采
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
造端如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

昨非菴日纂內省卷之十三

千聖示心燈三省九思教我津中覓岸寸腔懸膽鏡畏衾羞影盡人衣裏藏珠刻刻提防念念返照過於閃電中天何止聞鐘清夜纂

內省第十三

昨非菴居士鄭　瑄識

范文正公云吾每就寢即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相稱則鼾鼾熟寐不然終夕不安眠

明日必求以稱之者

趙清獻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眞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辰此念便息實未嘗往也

纔舒放便思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不可乘喜

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須有包含則有餘
味發露太盡恐亦難繼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履平地而恐
涉風波而不懼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
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消阻或聞正
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
則妄言失志皆作業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

發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閑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趙抃任成都一琴一鶴自隨及再任屏琴鶴止有蒼頭執事日所為事夜必衣冠揖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為也

居高位而施乞丐作奸宄而活數魚已自煦煦而假手殺人者不悟善亦累累而末流種毒

者不知此謂顧指失頭殺牛放蟻

執拗者福輕而圓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夭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即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回天

無事便思有襍念否有事便思有粗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否失意便思有怨望否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纔是學問得力處

管寧浮海大風幾覆舟舟中人呼天懺罪至管寧云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及一次不冠如厠過必在此耶後同行諸舟盡沒獨寧舟有燈導而前獲濟

士君子濟人利物宜居實不宜居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爲民當有心不當有語有其語則毀來

梁武帝身爲帝王年五十遂斷房室第五倫子

病不往視○通夕不寐○猶子病○一夕十往○退而
安寢○而自以爲有私○管寧渡海遇風○自訟生
平罪過○而止於一日科頭○三晨晏起○幸靈遇
道路敧仄者正之○禾稼傴仆者扶之○終身不
役使藏獲○薩守堅渡野航無人○留渡直而去○
古○有○道○者○省○察○精○嚴○如○此○今○人○二○六○時○中○存○
心○制○行○無○適○非○罪○戾○奈○何○譚○道○
人爲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

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慎獨

事當快意處能掙不特此生可免寂寥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住不特終身自少尤悔且覺趣味無窮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救于寧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凛於十王考校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確而力猶恐不及爲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陳文帝起自布衣知民疾苦每雞人伺漏傳籤殿中者令投於堦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

天若棄絕人。則差容悅者。以驕其氣。天若教道人。則差橫逆者。以練其心。彼奉天差而我不聽。則我悍矣。彼代天教。而我不領。則我愚矣。校、天所差之橫逆、又一橫逆也。人可橫逆於我。我可橫逆於天哉。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欲借不敢言。阮聞而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
逍遥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
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雖
犬豕到處可憎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
也

處世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
急性不得忿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
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

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鹵莽裂滅即讀書亦不能咀嚼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此無恒之人也況於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悄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與其燒香求福不如爲善與其念佛免禍不如去惡與其妄取施惠不如勿取與其濫費千

人不如省費

晉王珣王珉捨宅爲寺唐賀之章捨宅爲千秋觀龐蘊沉家産於洞庭湖而與女靈照同修梵行裴休爲宰相而送子出家胸中無戀如此乃於道可冀耳今人侵閭閻以益宅獵市利以增貲爲錙銖而破顏爭尺寸而連訟擁膏腴以奉軀殼竭心力以營妻孥如是雖目窮四部口吐蓮華何益哉

有人敎富翁打坐坐中忽憶數十年前人負宿
債乃深歎坐功之有益固知道不在蒲團上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
身一敗可惜

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
安得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

喫菜而生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勝
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持論無鬼神見怪魂驚平居訊仙佛遇病齋懺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府翻名理廣筵媚竈乞墦日掛山林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小人營幹多從黑地欺心豪傑作爲何怕青天有眼

吾傳玄銘席之左端日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日

寢處勿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觀察使李紱立身甚嚴所居在報慈寺西一日火作延及家人慌徙紱叱曰此室皆清俸所建即焚香拜祝曰若李紱有枉法之贓苞苴之污願速焚以彰不德既而四面皆焚惟李宅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真格言也

祈雨疏有云。旱既太甚。神謝人求。默諠示曰。我觀下土。富不澤貧。貴不澤賤。甚者。親不澤親也。在在誰非旱境。我觀衆生。貧難求富。賤難求貴。甚者。親難求親也。人人誰肯應求平等相求。尚多不應。汝去天不啻萬里。乃望有求立應耶。汝但反求。常作澤物想。汝雨及人。吾雨及汝矣。

陸天池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

曰須敕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疾愈謹謝恩諸少年俯伏於後枯瘠蹣跚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

縱才情不減相如何必效臨邛之竊若事功未齊少伯奚堪倣五湖之游青衫濕淚事雖美而未必縣司馬生平紅拂扣門遇誠奇而豈足盡衛公俊偉我願世人寧甘朴拙莫羨多

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

人思火體熱思水體寒怒則髮豎驚則汗滴懼則肉顫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言酸則涎言臭則唾又日有見夜必夢擾日有思夜必譫語夢交則泄精氣怒則發狂皆因心而生者也人自省靈君可一刻不在絳宮以統百屬

段希堯使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怖希堯曰

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

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虫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陶文懿公以差出還朝慨然嘆曰吾儕居官卽令事事濟人不能掩罪萬一況此間局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簡差出京往還幾千

里役夫不知若干人彼彭彭林林皆人子也
炎蒸汗喘若雷嚴寒跋濘衝雪由此而踏道
路委溝壑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我
無勞以享之果報不誣能無惕然乎

佚逸勞易避愆尤難防苦時坎易逃樂處阱
難脫

無事如有事隄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
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悉從而似之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可不擇交

程伊川自省云農夫祁寒暑雨深畊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

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究也父

子之愚絕婦凌其夫者恃於富也子驕其父
者惑於地也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
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有橫逆於此逆來必不順受非君子不能自反
有橫財於此逆來恐不再來雖君子不必自
反惟聖人誅天下之橫人又能散鹿臺之橫
財無所不自反也誰能視橫財若橫人艴然

不肯受乎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妒之念爲兄弟者或狠於外人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

賣菜傭持本換利幾束菜幾文錢左手交右斤斤不爽故談及報應夫子不答蓋不敢舉

世作賣菜傭也世世提一雙空手要圖僥倖去
拿錢曾傭不若

草太玄者乃作逐貧賦不耐貧而欲逐便非小
玄矣諫佛骨者乃作送窮文不堪窮而欲送
便是脆骨矣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太常以闕
顏光祿顏曰公雖重禮無偏敬既而告人曰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

其有邪德乎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貧賤六道輪廻

天非私富一人蓋托以眾貧者天非私貴一人蓋托以眾賤者貧賤人食力營業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鑒察反寬富貴人擔爵食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更重

伊川先生有云士大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

用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墊余下此者計資財多寡角生理巧拙比嗜欲勝負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花象龍救旱抑竟何得哉嗚呼君子求益於師友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諸吾書可也

有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指謂中有名娼汝可褰帷就之汝從而入

視乃汝妹汝女也此時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眞耶

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晦菴先生曰人若着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

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此則亦可少安矣始者甚畏其說以爲何至於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明道先生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淩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煆來思立揭地掀天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得家庭內

嫌隙便是一大經綸

一念錯便覺百行皆非防之當如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罅漏萬善全始得一生無愧修之當如凌雲寶樹須需衆木以撐持

象山先生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巳上事又却只是放過怎知名利如鎖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遠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邪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晦庵先生曰延平先生常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做去眞是不同

韓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
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
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
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
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
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
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
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

復爭

蔡京毁司馬光等書奸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

唐韓休骨鯁不阿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帝時

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朕也

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

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文天祥美晳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眄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

成祖時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烏

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